乡愁

临清市前关街一处待拆的房子墙上贴着“福”字。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

故乡,首先是精神原乡,从一出生就开始教给你做人法则、生活之道和价值判断的地方。当物质的满足变得越来越容易的时候,精神的归属感便成了奢侈品,越来越难以找到。于是,春节返乡成为一年一度的仪式。尽管纯正的乡村味道已经远逝,但人们还总是努力地挽留一些碎片化的东西。

沂水县沙沟镇张马庄村——

回不去的故乡

本报记者 石念军

真正的悲伤都是无以言说的。在没有父亲的第一个春节里,我再一次坚信这一点。因为它既是你不愿意面对的,又恰恰是你无力改变的。

不同的是,这一次,我想到的不只是父亲,还有他生于斯、长眠于斯的村庄。

消失的“家堂”

“过年,哪有什么意思,整天喝酒了。”

初一到叔叔家拜年,两碗白酒喝下,他的一席话,让我重新打量起这个春节。

“以前家里穷,就盼着过年能吃饱、吃上白面、吃上肉。昨晚喝酒我算了算,去年一年,跟人家合伙杀了8头猪、6只羊,只这些,就花了8000多块钱。跟以前比,还不就是天天过年?”

不仅仅是生活的改善褪去了农村人对过年的旧有期盼,更重要的是,过年的程式早已最大程度被简化。

“以前还‘请家堂’,现在多少年没请了?”叔叔感叹。

“请家堂”是这个闭塞山村以往惯有的过年风俗。每逢年关,族群的长辈就会早早组织全族的家家户户,临时选定一处房屋作为宗族祠堂,摆放新誊写的族谱于高位,在除夕夜里集中摆放供品,彻夜焚香祭拜,集体守岁。初一一早,全族老少集合在空旷室外,鞭炮齐鸣,焚烧族谱,齐送“家堂”。

对于一个家族而言,这是一年到头最大的一次仪式。它一来可以沟通感情,二来还可化解矛盾,目的就在于增强家族凝聚力。比如族内两家之间关系处得不好了,在这一天,先人的谱系一一明列,关系近,两家的供品就要摆在一起。两家主人一同守岁,又有族内长辈在场,一晚上过去,关系常常能够弥合。

但现在,一个家族里,晚辈的年轻人常常连哪些是不出五服的兄弟爷们也分不清。

“像你,早早就上学离开家,哪些近,哪些远,估计也说不清楚。要是现在还‘请家堂’,那你一看就明白。”叔叔感叹,现在是各过各的,谁也不管谁,谁挣了钱算谁有本事。“现在村里有(红白)事,基本上都靠我去跑着张罗,再没有比我年轻的了。”

叔叔今年45岁。

另一种“城镇化”

“都是打工打的。”叔叔估算,全村1600口人中至少有700人在外打工。

我的老家沂水县沙沟镇张马庄村,位于临沂市最北部,与潍坊临朐交界,地理环境相对闭塞,三面环山、一面向河,距离最近的省道也有4公里,距县城50公里。山贫地薄,农业劳动至今主要靠人力。

省道边上有一集市,至今农历逢三、八开市。过去,买卖人贩来了货物也带来了外面世界的消息,新兴的布料与款式,牲口的价格和粮食的行情。而随着读书上学、进城务工群体的日益庞大,村子与外界的沟通日益同步,集市越发只是集市。

“村里也就这时候能见到年轻人,平常哪有?60(岁)的半老汉子都在外面打工。年轻的更不用说,20岁以上的,可以说没有一个。要么上学、要么打工,不管干什么,全都进了城。”

叔叔的大女儿今年17岁,任性辍学,闲在家里。而等长到20岁,叔叔也将送她进城打工,“孬好干点活,比在家种地强。”

还有一些老人开始进城为儿女看孩子,回到村里也是一边倒地齐夸城里好。跟村里的生活相比,城市的生活质量的确高出很多,这给他们提供了改善生活的模板,冰箱、洗衣机等开始普遍入户,木地板也开始铺进庄户人家。但乡亲们也很快发现,对城市生活的熟悉和向往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。

二姨家的表弟节前新见面了一个对象,女孩在青岛打工,结果就提出来“结婚没问题,但必须在青岛买楼(房)”。表弟已在临沂买房,没答应,结果不欢而散。

原来,现在村里的女孩找对象,最起码的条件就是到县城买楼房且不负担债务,甚至是在哪里打工就在哪里买房。老家县城的房价3000元左右,对乡亲们来说绝大多数都难以承受。但不答应就没得谈,逼得一些男孩家长负债累累,一把年纪还不得不外出打工。

我也是“叛徒”

叔叔说得没错。走在胡同里,很多孩子喊我哥哥,我都不知道是谁家的。我也碰到很多熟悉的长辈,但不知道在族谱上会相隔几层。在我原以为熟悉无比的村子里,一切都开始越发的陌生。

走出村子,来到小时候天天玩耍的河边,曾经满目金黄的河滩,早已被淘沙殆尽,遍地疮痍。爬上山坡,采石、挖矿,早已吞噬了几乎每一片草地。记忆里,村人们对于钱的追求,从未如此赤裸裸的。

去年秋天,和妈妈一起从田野里走过,谈起刚刚逝去的父亲,谈起跟父亲同龄者的一个个逝去,妈妈指着河滩、指着那山,长长叹一口气:“风水都破了,镇不住喽。”

这一个龙年春节格外冷,零下10摄氏度的低温就像无边的魔法,随意便把满屋的空气冰封。午夜,和衣蜷缩在被窝里,我又想起早已故去的五老爷爷和五老奶奶。

那是居住在村中央一处狭小院落里的两位老人,五老爷爷读诗书晓古今,全村人都以请他撰写春联为荣,任务繁重,以致他总是需要先将红纸贴上门框,而后提笔撰写;五老奶奶通阴阳善作法,红白喜事全找她压阵。五颜六色的彩纸,她总能裁出一件件衣裳。我小时候偶遇精神不振,不发烧、不感冒,妈妈便找她给我“问诊”。记得她常常拿一把筷子放在水中,嘴里念念有词,说“站”,筷子便真的站在水中。我至今不懂那是什么道理,但记得,我每次都会很快又生龙活虎起来。现在想来,那是迷信,但于村野农妇而言,也未尝不是一种敬畏。

早晨,妈妈敲我的房门喊我起床吃饭,我每每说冷,意图赖床。然后就听到一声感叹,“在城里舒服惯了,也快忘本了。”

我知道,对于故乡,我也是“叛徒”。

日新月异的陕西乾县,仍偶尔可见这种破败的老房子。本报记者 周锦江 摄

陕西乾县——

碎片化的挽留

本报记者 周锦江

我的老家陕西乾县地处关中平原,良好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,造就了陕西人不愿远行的生存状态。有学者研究关中人地域文化性格,给出“生蹭愣倔”的评语。

故乡,首先是精神原乡,从一出生就开始教给你做人法则、生活之道和价值判断的地方。城乡差距,令众多人涌向城市,春节返乡成为一年一度的仪式。离乡的人,才想归乡;归乡之后,才发现故乡已非故乡。

与其说是孝,不如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

“娃给他瞅(找)对象了吗?”“刚回来还没看清模样就又走了。”这是一些老人经常挂在嘴边的话。

“军军家刚娶了个媳妇,长得心疼(漂亮)很,就是不吃凉菜,凉拌菜也热了才吃,洗个脸就用两盆水。”“只要娃喜欢就行。”这是春节回家后邻里之间的对话。话虽糙,但亲切无比。

听着乡音,总觉痛快无比。一坐上回县城的汽车,刘虎听着车上人嬉笑怒骂都能忍不住笑出来。

29岁的刘虎已经工作了近十年,拥有从农村到县城再到大都市的成长经历,每过一年他对春节的期盼程度就会减一分,但对于回家的期盼反而越来越迫切。

1月22日一大早,平常冷冷清清的山野田地间就热闹起来了——拜祭祖坟。

在乾县,依然有土葬的习俗。“武则天能把自己葬在这儿,说明咱这儿风水好。”这样的议论常常出现在耳边。乾县因为有武则天的墓峰(也称双乳峰),呈一位女性仰卧之态,有人戏称,我们是在女皇的肚皮上生活,怀抱里过日子,有啥不知足的?自豪溢于言表。

当天还下着大雪,刘虎美美地吃了十几碗酸汤面(乾县独有的一种饮食,将挂面煮熟捞出,控水后团成小笼包大小的面团,烧一锅汤全家浇着吃),就拿着白纸和纸钱出发了。

鞭炮声声,青烟袅袅,天空飘着雪更添了些悲凉和肃穆,抬起头能看到巍峨的乾陵近在咫尺。刘虎一路上碰到不少村里的人,有时碰到比自己小的孩子也得叫爷爷,有时一些比刘虎年纪大的也管他叫爸(类似于山东的大爷称谓)。

此刻,坟头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。

刘虎记得小时候,父亲每逢年三十就带他去给老奶奶和奶奶上坟。上坟的前一天晚上,刘虎会和母亲先把成沓的纸钱全部划成一张一张,用手轻揉一下装进一个大袋子里,为了烧得干净,“这样爷爷奶奶收到钱就不会是缺角残币了。”母亲念叨着。

“奶奶保佑我娃来年身体健康,学习进步。”父亲总会絮絮叨叨地一边说话,一边在坟头压一页白纸。很小的时候,刘虎觉得很神圣;长大一些,觉得很无聊很煽情;再长大一些,当黄土下有陪着自己长大的爷爷时,他也变得和父亲一样煽情。不同的是,他在心里默默地说话。

父亲身体不好,刘虎自己上坟已经三年了。与其说是一种孝,不如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。刘虎觉得只有在离亲人最近的地方他们才听得到。

一些老玩意儿在年轻人当中获得了新生

在乾县,春节前要贴窗花请五神、初七要吃酸汤面、农历正月十五要耍故事(社火),这些风俗习惯今天大多还在沿袭,只是遵守者少了。不过一些老玩意儿被老人丢掉了,却在年轻人当中获得了新生。

在一些经济条件好的乡镇,听秦腔、贴窗花、蒸碗、耍故事、做香包等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符号与现代生活有了很好的融合,而且呈繁荣之势,贴窗花即是一例。

在早年,乾县人过春节或新婚嫁娶都要剪贴窗花。因为当时的窗户多为矩形木档结构,多是用纸糊。春节前要将旧纸揭下,换上崭新的白纸,贴上红红的剪纸窗花,整个家里都显得焕然一新。

现在,窗花在普通家庭已经找不到,大都被贴“福”和“招财进宝”所取代。不过,这两年,一些单元楼里的年轻人开始对此热衷起来。

上了年纪的人会说,以前都是白纸糊窗户,与过年的气氛不符,于是就用大红色的窗花装点一下。现在都是推拉式的玻璃窗,干干净净多利索,贴那些东西干什么?而年轻人觉得这样土得掉渣的东西才够洋气。

在农村,煮肉、蒸碗(蜂蜜肉、糖米、蒸鸡肉、糖地瓜等,用特制粗瓷碗蒸熟,家里来客只需加热一下可迅速丰富餐桌,统称“蒸碗”)、蒸馒头都是必备的流程。现在有经济头脑的酒店,年夜饭也会推出蒸碗、酸汤面等本土化的菜,以迎合乾县人觉得不吃酸汤面就不算过年的固执坚守。

刘虎每次回家之前,必让母亲为他醒好面,结结实实地吃一碗棍棍面。“一盐、二醋、三辣子,最后下锅菜(炒菜,用来拌面吃)一bia(平声)子。”刘虎手里端着大海碗,心里默念着调饭的口诀,这个口诀伴着刘虎已经有二十多年。每次默念口诀时就像喊着“芝麻开门”一样,口诀念完,一碗香喷喷的面条就摆在面前了。

毫无疑问,纯正的乡村味道已经远逝,但人们还总是努力地挽留一些碎片化的东西。